

R 人生百味
renshengbaiwei

允许生活不听话

□游宇明

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喜欢说这样一句话:“人必须敢于坚持‘所想’,只有一心一意将‘所想’变作‘所成’,生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彩。”我觉得这句话过于绝对。

道理难免枯燥,先讲一个故事吧!表兄读高中的时候,成绩并不瞩目,根本没没想到要考大学。那时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,他们村子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,加上所在学校学风也不好,他断定自己此生创造不了什么奇迹。他对未来的设想是找个老婆,种好几亩田地,生几个孩子,过祖祖辈辈的那种生活。他的母亲不甘心,托人将他转进一所有点名气的中学。表兄体恤母亲的苦心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努力读书,常常下了课还在温习,一年后他真的获得了超过重点本科线10多分的好成绩。表兄原想报考地理专业,毕业后去做国土资源调查,见识华夏大地的好山水,但报志愿的参考书上将经济管理专业列在前

头,而学校订的参考书又太少,上线的同学抢来抢去,他只好按此书的顺序填写,最后进的是经济系。

大学毕业之后,表兄被分配到一所高校教书,他想过改行做记者,但报考时单位不愿意开证明;他也想过当版画家,却找不到合适的领路者。兜兜转转,最后还是当“蜡烛”,燃烧了几十年,人到中年时评了教授,成了有些名气的经济学者。表兄说自己是被生活推着一步步向前走的,我觉得是真话。

表兄的经历生动诠释了“所想”与“所成”的关系:人最初之“所想”未必就是让人仰望的高度,实现得再充分,也很难“出彩”。即使“所想”熠熠生辉,也存在一种情境:我们奔向“所想”之路悬崖四伏、险滩遍地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突围之策。此时,转向另一条能够把握的跑道也许更加明智。

当然,我们也可以始终盯住“所想”,不能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放弃报到,从头

再来;单位不同意自己报考外面某个工作就软磨硬泡;想获得某种星辰大海找不到领路者就坚持自我摸索。只是此种一心一念地“盯”,也许成功,也许失败。

世上从来不乏被生活背叛“所想”却大有“所成”的例子。徐霞客自幼好学,饱读诗书,一心想做官来光宗耀祖,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:十五岁考童子试名落孙山,想收拾心情从头再来,父亲又偏偏在这个时候逝世,他只好回家一边种田,一边照顾母亲。然而,徐霞客的“向远”之心没有被命运打败,对家中事作了安顿后,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,21岁的徐霞客正式出

游,并将一路上的所见所感写成《徐霞客游记》,他因此成为世界上科学考察地质地貌的先驱者之一。

曹雪芹的祖父曾掌握江南织造的大权,捞得的金钱数不胜数,后来曹家子孙获罪,家道中落。曹雪芹没机会过祖上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,便把家族的经历记录下来,加以瑰丽想象,创造了文学杰作《红楼梦》。

人生中,要允许生活不那么听话,生活愿意让你的“所想”与“所成”融为一体,固然应该开心;生活击碎我们的“所想”,也不必怨天尤人,说不定,这是它赐给你成为另一个徐霞客和曹雪芹的机会呢!

Z 哲理小品
helixiaopin

安全区的幻觉

□肖成其

天气炎热,一只苍蝇飞落在树枝上乘凉。相邻树枝上栖息的变色龙正愁没有午餐,苍蝇的光临,让它垂涎欲滴,于是它慢慢向苍蝇靠近。

苍蝇看到了变色龙,可变色龙爬行缓慢,远在苍蝇的安全区之外,况且还在不同的树枝上,所以苍蝇根本没往心里去,心想自己能飞,等它进入安全区再逃也不晚。

变色龙依然不紧不慢地爬着,似乎心不在焉,它轻松悠闲的样子更给苍蝇造成了错觉,认为变色龙不是危险的猎手。变色龙在苍蝇的安全区外停下了,却并不闯入,这更让苍蝇麻痹大意。然而,千钧一发之际,变色龙长长的舌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向苍蝇。苍蝇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,已经被变色龙吞入腹中。

苍蝇到死都没弄明白,变色龙还没到安全区,它怎么就命丧其口?这是因为变色龙的舌头是身长的两倍,还带有黏液,只要被它盯上,即使目标再小,也能被精准打击。它的远距离攻击武器让目标防不胜防,几乎百发百中。

所以,别自以为安全区是安全的。没有防范意识,风险随时都可能突破安全区。

一道光,从家照到国

——寻找抗日烈士王献玉

□王展

七

雁落坪,一个好听的名字,属于屯留。循着雷震此次打游击的故事,我们来到了这里。

从屯留县城出发,沿309国道一路抵达丈八庙,而后向南进入南壕。

数年前,宜丰与雁落坪合并为雁凤村。双泽、雁落坪、宜丰这一道沟谷,被当地人唤作“南壕”。这里三面皆山:西有佛头岭,南有宜丰岭,西南为盘秀山支脉老蒿岭。中间有两条河,由西南向东北奔流,在雁落坪汇合后,继续向北于丈八庙注入绛河,最终流入屯绛水库。

这里地形复杂,百姓淳朴,勤劳勇敢。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,曾是八路军的大后方,留存下了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开会的土窑洞、树人小学旧址、上党战役的后方医院旧址。

在一座废弃学校门口,几位老人晒太阳。

天与地,洋溢着迷人的诗意;山与水,流淌着天籁的神韵。

映入眼帘的石背沟中,有一座大约十几米高的小土山,中部有木柱支撑着一口土窑洞。据这家的后人说,这里曾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开会的处所。

当时有一条蜿蜒的小径可进入窑洞。战士可以爬上山顶站岗放哨,保障人员的安全。站在小山顶,四周一览无余,一旦察觉敌情,便能立即通知洞中开会人员及时撤离。

雷震领导的三纵决死游击十团,就驻扎在南壕佛头岭附近的石窑底和南坡村。

伏击台,处于宜丰村与雁落坪村之西的佛头岭。该地原名南屏山,曾建有一座清凉寺,又被称作佛脊台,因在此打过一场大战,其名逐渐演变为

“伏击台”。

雷震抵达滚头凹村进行战斗动员后,命令两个连的部队在石窑底村集合,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。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。为减少伤亡,部队采取攻心战术,命令战士轮流喊话:“我们都是中国人,自己人切勿自相残杀,汝等家中皆有父母子女,兄弟姐妹,你们要好好想一想。”“八路军是为了解放全中国,让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。”……后来,那位连长唱起上党梆子《斩赵王》,其声高亢,悦耳动听,格外触人心。

93岁的栾贻斌老人躺在床上为我们讲述着(右上图)。战斗打响时,他距离伏击台很近,站在一户人家院中的风口墙里,亲眼见证了战斗的场面。听到过八路军的喊话,听到有人唱起《斩赵王》,还看到八路军战士猛然冲锋上去,结束了战斗。他还说,一天夜里,曾有大批部队经过。



老人的小院养了鸡鸭,一只小狗追在我们身后,房间的暖气烧得很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村民在伏击台种地,经常挖出子弹壳、骨头和战刀。为纪念牺牲的烈士,曾在此处修建了烈士陵园。

宜丰村的树人小学旧址,是三间两层的旧式楼房。1933年春,由吴之冈等人创办了红色学校——树人小学,取“百年树人”之意,志为革命培养后备人才。1939年7月,日军两次轰炸屯留,罗家年、牛傅岩、郝德夫等同志又带着学生进入山区,先在老爷山南部半山顶的车道脊、泉洼。1943年又转移到盘秀山东北仪凤村

的老坟圪落,直到抗战胜利。

雁落坪村东北的双泽村,上党战役时期,办过八路军的后方医院。

这里还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歌谣:“做军鞋,要用心。实纳帮,里表新。”

屯留,是屯兵居留之所,一直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,其中之一是指有三分之一的人祖籍来自山东,要不是赶得急,真该仔细寻寻乡亲。

